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七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春暉草堂筆記

張天錫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初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第七十五輯

精裝：十二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雲龍

發行人：李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金氏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66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證為內版台業字第〇八〇〇號

春暉叢書之一

商暉草堂筆記

凍公李森題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春暉草堂筆記序

余嘗有言曰。當斯國事蝸蟻。濁流橫行。岌岌乎如不可終日之際。惟願蟄伏一隅。有山可樵。有水可漁。餐菊飲水。弄鶴灌茶。低詠湘沅之騷。高唱扶風之謠。時或擁書百城。焚香兀坐。如晤古人。與有所至。則抒管吮毫。閑閑詹詹。隨所欲言。忘情宇內。遺形寰中。雖未得登天摩日之樂。亦處亂遺憂之道也。不意吾社友張君天錫有焉。君與余氣激道合。雖詩劍之友。而寔松月之交也。築草堂于甬北。曰春暉。門對青墩。遙臨藍浦。金峩石牕。歷歷在望。大江環其左。時見風颿沙鳥。廻翔目前。而墩中松檜雜卉。彌漫蒼鬱。每逢風宵雨夕。羣木聲與江濤聲相亂。滄泝洶湧。悲壯激越。足以駭耳盪心。至于春秋佳日。尤饒風月。鳥語虫吟。石文籐跡。細艸邃澗。里謳巷謳。遠近高下。隨風流轉。一切綺幽涵澹之景。漱滌萬慮。牢籠百愁。洵可震發其詩情也。故余于煙曉雲曙。月白風清。靡不與君偕。偕必授余以詩。或觸諷時事。或傾舒懷悵。俯仰流連。一瀉無盡。抑亦得草堂之所

助也。君偉博靜敏。嶽崎磊落。余熟讀其詩矣。未見其文也。近聞輯有筆記若干。將付諸梨棗。度必有可觀。決非近時俗子。甘棄華夏斯文。盲拾歐美唾餘之輩。所可同日語也。待茶熟酒後。其使余一暢讀之乎。

民國九年仲春月社弟李蠡題于水瓢艸廬

春暉草堂筆記目錄

卷一

贈頂

張廷基

吳氏

金壇史相國軼事

李孝廉

瓜關

李扁擔

史念祖

贈婢胎禍

鳴取奇遇

制軍捉賭被罰

翁同書

左忠壯補靴

劉錦棠

侍郎踢巡撫

王益吾

文悌

廚幕

九江星士

黃浦相士

蔣公子

閩王不收禮

提督拉車

統領行乞

智勇獲盜

常大牛

得意

烏龜精

吳元愷

卞大個子

大腹

老子

徐蕃

敖天印

胡式嘉

顧式武

爭洲案

查復碰乳

捐銜少奶奶

老曹

樊山門僕

周錦棠

李氏父子

史僕

鄭公子

歸馬華山

郭老太爺

糜洪才

吳品秀

楊楚盛

大港趙大

女子神力

王光耀

王管帶神水

楊大毛

卷二

左斗才

何子貞

小鐵匠自斃

飄行塾師

淮安某學使

鹽城捕役

張礪平

李漢卿

王阜東

金陵冤獄

郭占元

懷遠令決獄

王百萬

天理無差

放火救命

殺城隍

王新齋

李金台

銅瓶起家

吃醋起家

謝福魁

駱文忠之馬猴

邱大

綠帽只一頂

儀徵令楊某

楊玉科

張烈士

宮禁記聞

逐棄之譚鑫培

歎天喜地

馬辰

韓教授

忍辱負重

吳其卓

傅和尚

一元一掌類

吳朝鳳

儀徵關丐

宣佈

恩主義僕

胡忠勝

金山寺僧

二老人受給

三星池朱某

衛隊搶被

張志頤

陳節婦

盲女

某縣令

胡翁

李姬

某俠客

惡僧

楊翼亭

同日死

趙女

張志青

何烈女

史秀姑

道士

異夢靈虬

又二則

以身作則

一言變性

負義之報

許菊仙

春暉草堂筆記卷一

贈頂

桐城張氏其先世祖某士人也歲設帳於山寺課徒爲生計一日行經澗側見清流中積金幾滿試取一枚審視上鐫己名因祝曰果爲吾財當移吾圃內及再過不復覩矣歸於圃中掘之觸鋤皆是自念一身清貧若妄用此金必有殃咎乃仍以土覆之未幾遭疾卒彌留時召其至友姚某告之請嚴束其子勿妄用圃中藏金當以賑荒爲要務嗣其子與友均遵某遺囑行之惟謹不數傳即昌盛無匹當時里人嘗夢大車數輛上載巨筐滿實似查菓者色瑩澈而質各不同過姚氏門時車夫以箕就筐兜之傾數筐於門內餘悉置張室而去次日里人互相傳述所夢皆同第不知爲何兆無何明鼎革衣冠改制始晤筐中物卽品級頂也惟姚氏雖亦科甲不輟但未有仕至四品者其子孫嘗謂里人曰豈神人贈頂時預加選擇耶何傾至數箕竟無一枚有顏色者聞者羨之

張廷基

張文和公廷玉之封翁早鰥，不置姬妾，恆以婢四人侍之。年屆二十，即遣嫁，無一汚染者。習之已五十餘年。翁壽已九十有三矣。是歲秋，翁偶浴於室，一婢侍側。年十五，頗風致。翁忽心動，遽幸之。遂孕。逾年，翁疾，婢曰：「分娩已在旦夕。」翁若逝，妾身未分明。若以翁爲言，誰信？翁曰：「毋懼，命取箴，自書二十字於上云：似妾原非妾，非妻却是妻。生女廷玉，嫁生男名廷基，令婢藏之。未幾，翁薨，婢產男。迨至百日，公與夫人坐於庭，詰其孕之所自。婢以翁對，公大怒，操杖將自責之。婢急以箴進，公閱翁手筆，大驚，命治室居之。撥婢媪以侍。雖供應頗備，但亦未能如翁命，以母禮事之也。嗣廷基十七，中榜，眼時公侍上側，覩廷基名，即伏地奏曰：「臣家科第過盛，有占寒士出身，仰邀高厚，得賜伊一散館翰林足矣。若鼎甲不敢列也。」上問抑太傅之族人耶？公以異母弟對。時公年已老耄，上以齒不類，詰之，乃具陳其故。上異之，卒置廷基第二。歸告后，后亦奇其事。傳廷基母帶箴。

入宮細詢端末。封一品夫人。錫冠服以出。上知公之未嘗致敬於太夫人也。卽降旨曰。着大學士張廷玉。率領合族人等。爲繼母行繼嫡禮。部院及翰詹科道各衙門。派堂官一員。司官四員。至張廷玉第慶賀。公接讀悚然自慚。屆期觀者祝者。巷空途塞。成禮時。第見白頭宰相。率無數蒼髯子。侄伏謁庭前。而太夫人年僅三十有二也。母以子貴。信然。

吳氏

吳氏。茂陵巨族也。有爲尙書者某。幼與弟共師讀。弟慧而某鈍。師喜弟。父特偏愛某。每詢師二子孰佳。師謂某不如弟遠甚。父不悅。必欲使某驟顯。以實己之言。願某所作文。不通特甚。及試。以金倩人爲之。果售。復藉錢神力營賢書。師駭曰。豈場中真不論文耶。遂辭去。父以屢試屢效。乃畀某重金。速赴都謀幹。不濟。亦當捐官返。某之京。以新孝廉自炫。不便託人議。捉刀終日。擁金兀坐旅邸。適歲除天雪。對門一老婦出戶外。向天嘆曰。此非雪。乃殺人刀耳。某呼館侍詢之。

云爲某學士之母。學士爲某省督學。已滿任。計程年內當歸。茲猶未至。想中途爲雪所阻。現宅中一物未備。且索負者戶限爲穿。故其太夫人盼急而作是語也。某聆之大喜。卽裹數百金。命侍者送去。不納。某復自往求見太夫人。告以客中有餘資。乞暫移用。卽不哂納。俟學士歸償還亦可。太夫人乃受。且感念不置於口。新歲學士歸。母告之使往謝。而某已黼衣冠。備厚贄登堂。執弟子禮。學士接見謙遜。感其誠。勉受之。往來頗勤。學士與一題試令爲文。以覘其抱負。及觀所作。大駭。白於母。將擯諸門墻外。母曰。彼能領鄉薦。足徵是子之福德矣。今歲汝若得闈差。必拔之。毋拂予意。未幾。學士果主裁會試。先爲文授之。某又獲捷矣。某書法頗工。殿試列二甲。入詞林。累官清要。雖仕至尙書。其文理終不可解。然吳氏由此盛矣。

金壇史相國軼事

金沙史相國微時。與郡中屠者友善。屠子認公爲寄父。公旣貴。屠子藉公力得

官遊擊。乃爲父請二品誥封。會公以憂家居。值郡城賽會。屠者約公至其家觀賽。公允之。屠素愚昧。思公固紅頂已。亦紅頂必得一紅頂者作陪。乃倩京口協副將至其家觀會。亦不告知公將來。是時京口協任頗重要。勢亦煊赫。騶從填塞屠之門。公至。協之從人見公墨經布裳。似一鄉叟。不令入。公僕叱之。始愕然。驚詫。公入客室。與協寒暄。及詰姓字。協始知爲公。大驚。伏地謝罪。公謙挽再四。始起。欲趨出。公止令坐。復跪謝。始敢側身侍坐。偶與周旋。前狀又作。公曰。此爲親友雅集。非朝堂。勿以宰相待予。且旣家居。亦部民也。再謙。予將行矣。協始喏。喏就位。然俯首正目。直腰并膝。陪侍終日。形銷神憊。狀至可憐。公識之。迨服闋入朝。上問曰。太傅居憂。亦有遺懷時否。對曰。每晨赴城樓。一眺江景。而瓜洲城昨操演兵將。亦適於是時。鼓角旌旗。頗堪壯心娛目也。上曰。是將不亦勤乎。對曰。誠如聖諭。上即命記協名。旋擢總兵。

李孝廉

揚州李孝廉談者逸其名。盛清時法度極嚴。李卽因之以要挾官僚。稍一不慎。卽爲所脅。必以二千五百金爲壽。始息。官僚聞其名畏之。一日郡守宴客於北門畫舫中。藉覽名勝。李知之。卽雇舟逐其後。大聲呼冤不止。守詢知爲李。請其過舟與宴。李不可。亟書一詩。令人送守密觀。立求批答。詩云。苦苦苦苦。苦苦天。先王崩駕。未經年。山川草木皆流淚。太守何閑蕩畫船。時國喪纔數月也。守讀之急。稱疾罷宴。如其數以金畀之。時有捕廳黃某當鹽院。冬日驗費。黃特着單裳敝服。往列班末。各商皆狐裘華麗。爭相炫耀。院使見黃狀。問何官。近列者對曰。江都典使。某問何貧至此。代對者曰。俸薄食指多。且又清廉自勵。故艱於措置耳。院使謂衆商曰。此良吏也。汝等擁厚費而不周其急。誠爲富不仁者矣。各商大慚。卽公贈以輕裘。約值四百金。黃着之。暮春猶未易也。是時鹽院設有欽使駐揚。歲必按季查驗商費。非後之由江督兼管者比。各商恐遭使詰。又集金贈之。由是遂爲例。歲費三千金。黃積資十餘年。數甚鉅。各商恨之。嘗謂人曰。有

脅取其貲若干者予等必倍酬李聞知即改作鄉人狀手執釣竿縛一死蛙於線末伺黃朔日晨由廟返署卽於路以死蛙觸其面黃大怒命役拘之至署鎖於堂柱須臾李僕故攜衣冠至黃處詢主人來否黃尙戲之曰予署小職微詣汝主人不屑下顧僕乃出忽聞李呼僕詢何事僕告以某巨公待主人宴別請速往李曰現捕尉亦清道予犯前導已鎖此待罪安有暇乎衆役奔告黃甚大驚急趨前謝過以金如數交其僕始罷各商莫不鼓掌稱快果加倍酬李時阮文達致仕歸欲購某寺山莊寺僧婉拒之公怒將逐僧僧賂李求計李令給契送公暗作歌謠貼於市云某山莊有王氣謀得者必有帝王福公聞之大懼亟返契於僧囑勿再提李一日往謁文達貸資公笑曰吾亦有事爲汝察及耶命如數與之乃問其故李曰公一代名臣而建家廟於住宅之下列何以昭垂後世耶語未竟公大慚上手稱謝立興工改建以此深恨李故佯與親厚嘗語之曰子若出仕必垂史冊光鄉里汝果有意吾當力助李答以不甘作下吏公

曰。監司可乎。李心動。乞公援引。公即馳函權要。復貸以金。使赴都謀幹。未幾果補四川糧道。覲見後。攜家赴任。甫抵省。即奉廷寄。改授登萊兵備矣。復由西而東。山川跋涉。轉折萬里。積產耗罄。尙負債纍纍。始悔作官之誤。詎將至魯。又調補雷瓊。知爲公所愚。憂憤成疾。卒於途。

瓜關

瓜洲市僅二里。有關上關下之稱。蓋瓜關舊設於此也。兵燹後始移入三汊河。相傳乾隆時。關吏極橫暴。商旅之遭其辱者尤衆。相國劉文清公在清江聞之。改裝私行。攜老僕。雇漁舟。特載鹽數十包。駛抵關。關吏查詰。公一一認之。遂鎖公於門柵。公作滿字書。囑漁人星夜送至齊。直趨督院內宅。時兩江制軍鐵保公之門人。又義子也。閱信即出城登舟。星夜下駛。日未午。已至瓜關。地方官吏突聞制軍至。急往趨候。已登岸矣。鉄至柵。覩公項繫鉄練。坐石上。老僕侍於側。亟近前長跪。公轉身他向不語。鐵招公僕。以手出銀票與之。僕即進於公。公視

數爲一萬少之。擲於地。鐵又進一票。擲如前。復加一票。始令鐵起。鐵膝行而前。開其鎖。扶之共入舟。關之官吏悉伏舟前叩頭流血。公罰關督金二十萬。譴之戍邊。吏役分別治罪。呼老僕曰。汝侍役余家兩世矣。貧如余。今幸鐵大人贈三萬金。汝持歸作子孫計可矣。鐵大慨。公復賞漁人五百金。始解纜。

李扁擔

金陵李翁富冠一郡。行事尤亢直。人以扁擔名之。值歲闌。督僕陳列玩好於廳事。忽庭額懸匾墮。內匿一少年。落地。家人欲縛而送諸官。翁不可。詰少年何事。匿此。對曰。親老無以度歲。因翁翼翼有所獲。歸養耳。翁憐之。贈金二百。勉其改行。少年拜謝而去。逾歲。有禁役夜叩翁門云。獄中新囚一巨盜。已論解。謂與翁有舊。乞往訣。翁茫然。默念人垂死相召。必非無故。遂隨役至獄。審視之。即前匿匾中少年也。覩翁。即崩角於地。自陳實海盜之魁。襲業三世矣。前入翁宅。冀圖大獲。不虞敗露。翁釋而贈勉。妄念始消。今行將就戮。尙需費四千金。乞翁暫假。

某夙存油千簍於海濱某寺。有據在此。煩翁收之。翁曰：汝欲金。吾即照給他事。毋囑予。盜曰：某油係自製。十年不更器貯之。必焚。刻已迫期。乞勿固拒。言時進其據。翁收據。索筆書銀券四千付之。盜戮後。翁使僕持據往。不逾月。果運油至。乃備器更注。詎簍中僅上貯油少許。餘皆金珠。合計價值億萬。蓋盜累世之寶藏也。翁驚愕。戒其子曰：是皆不義物。勿與吾財淆混。二子卽登簿詳記。封儲密室。時翁有妾方臨屏。天炎暑。翁納涼竹榻。恍惚間。前盜又至。言將寄居翁宅。翁怒曰：汝盜也。何屢與吾糾纏。速將汝油中物取去。盜不答。逕入內室。翁自起叱逐。墮地驚寤。適報妾生子。翁喜曰：油主人至矣。字之曰季實。隱寄油託生之意。季穎悟異常兒。及少長。告以前事。舉油中物異之。聽其揮霍。不加禁抑。且使二兄爲之營利。季由是奢華無度。嘗宴翁於南城樓。輒以金實麪包中沿雉堞下。擲引人逐取。喧呼笑躍。藉博翁懽。每宴費數萬金。月必數爲之。翁止之不可。亦聽之。又請爲翁備壽木。二兄不得與爭。翁亦允之。季遂日入材肆。購求佳器。忽

得一極佳者肆主索三千金季昂首去肆主追問僕以故僕曰汝何愚三千金之壽杖豈吾主人盡孝於太翁者肆主悟即將佳者移他肆約季往觀索價萬金季欣然購歸嗣翁歿二兄勸令仕遂捐道員分發湖北性好施與人皆敬愛之特傲上尋以忤撫軍黜職季憤仍捐復至鄂謁撫語益謾撫大怒將予嚴劾同列爲解脫得降補州牧抵任即集吏役細詢歲需贍費若干令悉在署支給戒之曰取百姓一錢者死貧民稅賦悉由己代繳居官一如鄉里任九年民不聽其遷擢適洪楊亂賊經其邑素無武備季肅衣冠坐堂上待之令民逃避民不忍棄之去悉願盡力於是老幼均執挺禦賊婦女亦擊鉦助勢戰死者數萬人賊不得逞而去時省城危急檄季赴援乃率壯士數人百星馳至省武昌陷戰歿於城之門甕中年僅三十九城復始贈謚祠祀焉余三遊武漢每欲詳詢其謚諱惜以事匆遽未遑故缺之

史念祖

揚州史念祖。故壽州牧之少子也。其仲兄亦仕皖爲某縣令。史年甫弱冠。依兄居署中。日喜遊郊野。人恒輕之。時當髮捻披猖。巡撫英翰駐縣勦賊。距捻巢僅數十里。每戰不利。餉匱援絕。統將多與賊潛通。勢已殆。英素長厚。爲諸將所脅。至是益惶懼。密集僚屬計議。均束手。史適隨兄列於其間。遽對英曰。坐此空談。是自斃也。曷若公親出乞援。雖危猶有生機。英曰。吾亦思及此。恐諸將不容行。焉能出走。史曰。某已探得僻徑。公若引親兵百人。由此潛出。前軍必不知再繞道前進。而至督師者大營。雖畧費時日。然往返不過一月。餉援集矣。英從其議。遍詢親信。問誰代其主持。是間軍務。無敢應者。史慨然曰。果乏人。某願効力。第須公假我以柄耳。英大喜。手書任狀。並兵符畀之。急於是夜率親兵二百。循史所指徑潛出。果無覺者。史度其去遠。於發夜間口號時。故以老鷹飛矣爲令。諸將聞之。果疑悉入城。至大帳詰問。中軍告以帥病不能視事。爲辭。衆譁噪必欲赴楊省視。史早已戒備。令傳呼升帳。須臾史登座。衆愕然問故。史示以符狀。是

時統將共六人。懷貳者五。知英已出。大憤咆哮。謾罵益無忌憚。史出其通賊書數件列案上。立命壯士執五將戮之。傳首各營。一軍肅然。史檄英幕僚代領其衆。復自詣紳富痛陳利害。皆爲感動。各以資糧相助軍心。始固勢稍振。詎英左右嫉其譖於英之父。謂史妄誅大將。勒索紳富必誤撫軍。英父信之。亟作書馳告英。書爲邏者所阻。呈史。史拆閱仍封。令送之。兩旬餘。英偕援兵至。史迎於郊。英覩史先下馬拜謝。獎慰良厚。史曰。公接太翁家報。否英遽自批其頰曰。予惟自責。以代父謝罪。乞毋介懷。是時史尙布衣。英急爲之捐銜加保。信任極深。史又請於英曰。捻酋苗沛霖賊中之傑也。願往說之。若得其降。千里長淮可不勞而定。英是其議。第以苗凶殘。不令史蹈險。史謂報國酬知。雖死無憾。固請得行。攜八卒隨往。抵巢。卽中伏。被縛解見苗。苗正審訊。細作撈掠極慘。未遑及史。史大聲詈之。苗驚怒。問誰何。史曰。史六公子也。汝忘掘墓之獄乎。蓋苗曾應試。不第。嫉憤其友。遂掘友祖墓。被逮論死。史父憐其才。特活之。及是聞史言。大驚。急

釋縛延入內室禮遇甚盛史謂之曰聞君嘗對人言深感予父但自予父故後一家百口所恃以生活者惟予五兄一官耳君輒以重兵臨其境勢非破吾家不止不圖君之銜報固如是也苗大慚因曰昔晉文投楚退祇三舍嗣當令于衆遇史不戰以成公子之名公子勉自爲之史復勸令反正苗曰此非他人可強乞勿復言後亦無須至此至必無倖天明遣役百人舁羊酒送之史歸隱其私情第謂彼既不降某願領前敵勦之英聞從行之卒皆云史見苗即大罵苗反禮之英深服其膽略不知史有所恃而然也史由是立幟前驅所向無敵迭克城堡追奔數百里累功授按察使年僅二十有三苗之不戰所致也又四年解甲之任然三已三仕不進秩者二十年復爲御史趙爾巽劾歸尋又起爲方伯適趙外補郡守隸史屬憚前事未敢之任史使人謂之曰君以言官盡職傾領久矣某亦生平自負者而懼予修怨何不恕也趙遂釋然赴任相得甚歡會趙以事忤當道將被劾史力護之得免趙大感佩師事之史旋擢桂撫以母壽

演劇落職歸趙已累遷至奉督乃奏調史至遼總司籌集財政成績卓然旋開後道員加副都統銜亦趙力也後趙由川督還京過揚時史已沒矣猶至其家展其墓留戀而不忍去者彌月惜史諸子不肖趙雖極意勉勵終無成就近益衰落矣。

贈婢胎禍

東臺徐剛毅公諱旭字曉峯少孤貧有大志流寓如皋之奔棧課蒙自給里有媼家頗裕無子僅一女嘉公誠篤以女妻之數年迭生子女各一公年已三十矣附航北上游京師寓會館中屢謀不得枝棲將返里適旅櫬公所缺司事衆使爲之月僅六千文公任事頗敬慎人以是重之漸知名士大夫恒與遊編脩袁保恒與公交尤篤會袁端敏公申三以給諫奉命督師保恒薦之遂從行公至軍自請爲將率五百人殺賊一戰復蒙城獎六品頂戴授蒙城令由是入贊帷幄出執戈矛諸將莫及也袁公深器之特以公每戰必致死於敵頗代爲憂